

餅水齋詩別集  
烏魯木齊雜詩

玉井寧蓮集  
金闕攀松集



烏魯木齊雜詩

紀昀著

中華書局

LU40/092

叢書集成初編

泚水齋詩別集（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

烏魯木齊雜詩

此據借月山房彙  
鈔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 烏魯木齊雜詩自序

余謫烏魯木齊凡二載。執筆簿書。未遑吟咏。庚寅十二月。恩命賜環。辛卯二月。治裝東歸。時雪消泥濘。必夜深地凍而後行。旅館孤居。晝長多暇。乃追述風土。兼敘舊遊。自巴里坤至哈密。得詩一百六十首。意到輒書。無復詮次。因命曰烏魯木齊雜詩。夫烏魯木齊。初西番一小部耳。神武者定以來。休養生聚。僅十餘年。而民物之蕃衍豐騰。至於如此。此實一統之極盛。昔柳宗元有言。思報國恩。惟有文章。余雖罪廢之餘。嘗叨預承明之著作。歌咏休明。乃其舊職。今親履邊塞。纂綴見聞。將欲俾寰海內外咸知聖天子威德。邦隆。開闢絕徼。龍沙蔥雪。古來聲教不及者。今已爲畊鑿絃誦之鄉。歌舞遊冶之地。用以昭示無極。實所至願。不但燈前酒下。供友朋之談助已也。辛卯三月朔日。河間舊史紀陶書。

# 烏魯木齊雜詩

清河間紀 吟著

## 風土二十三首

山園芳艸翠煙平。迢遞新城接舊城。行到叢祠歌舞榭。綠氍毹上看基坪。  
城舊卜東山之麓。觀御史議移今處。以就水泉。故地勢頗卑。登城北關帝廟。戲樓城市。皆俯視歷歷。  
塵肆鱗鱗兩面分。門前官柳綠如雲。夜深燈火人歸後。幾處琵琶月下聞。

富商大賈聚居舊城。南北二關。夜市旣罷。往往吹竹彈絲。云息勞苦。土俗然也。

萬家煙火暖雲蒸。銷盡天山太古冰。臘雪清晨題牘背。紅絲研水不曾凝。  
向來氣候極寒。數載以來。漸同內地。人氣盛也。

雲滿西山雨便來。田家占候不須猜。向來只怪東峯頂。曉日明霞一片開。

雲滿西山卽雨。城東博克達山之頂。日出前必有彩霞一片護其上。別峯則否。其理未喻。  
雪地冰天水自流。溶溶直瀉葦湖頭。殘冬曾到唐時壘。兩派清波綠似油。

庚寅十二月至吉木薩勒。唐時廢城。水皆不冰。瑪納斯河亦不全凍。皆以流急故也。  
百道飛流似建瓴。陂陀不礙浪花鳴。遊人未到蕭關外。誰信山泉解倒行。

水流迅急。能逆行。越坂數重。宋進士昱極以爲怪。不知來勢猛激。故遇坎不能禦也。

山田龍口引泉澆。泉水惟憑積雪消。頭白農夫年八十。不知春雨長禾苗。  
歲或不雨。雨亦僅一二次。惟資水灌田。故不患無田。而患無水。水所不至。皆棄地也。其引水出山之處。  
俗謂之龍口。

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內清泉盡向西。金井銀牀無用處。隨心引取到花畦。  
城內水皆西流。引以澆灌。啟閉由人。不假桔槔之力。

界破山光一片青。溫墩流水碧泠泠。遊人倘有風沂興。只向將軍借幔亭。  
溫泉在城北十餘里。硫泉也。上無屋覆。浴必支帳。

亂山倒影碧沉沉。十里龍湫萬丈深。一自沉牛蒼雲雨。飛流不斷到如今。  
博克達山有龍湫。初苦田水不足。遣使祀之。水卽盈溢。

長波一瀉細涓涓。截斷春山百尺泉。二道河旁親駐馬。方知世有漏沙田。  
二道河初設屯兵百名。後其田澆水輒涸。如漏卮然。乃分移其兵於三台諸屯。

南北封疆畫界勻。雲根兩面翠嶙峋。中間巖壑無人迹。合付山靈作守臣。  
山北屬烏魯木齊。山南屬回部。山中袤延深邃。舊無分界之處。

雙城夾峙萬山圍。舊號雖存舊址非。孤木地旁秋若沒。降蕃指點尙依稀。  
烏魯木齊舊地。在今城北四五十里。約近孤木地屯額魯特。人能道之。今地俗稱紅廟。廟址在舊城之

東不知何代之廟。因以名地。亦不知始於何人也。

峻坂連連疊七層。層層山骨翠峻增。行人只作蠶叢看。却是西番下馬陵。

根忒克西北凡峻坂七重。最爲險阨。番人過之。必肅然下馬。如見所尊。未喻其故。或曰。畏博克達山之神也。

斷壁苔花十里長。何年雄鎮控西羌。金瓶舍利行人息。築塔當從阿育王。

吉木薩東北二十里有故城。週二十餘里。街市譁樓。及城外敵樓十五處。制度皆如中國。城中一寺。亦極雄闊。石佛半沒土中。尙高數尺。瓦徑尺餘。尙有完者。相傳有行人于土中得一金管。中有圓珠數顆。攜往奇台。不知所終。細詰其狀。蓋浮屠所藏佛舍利耳。額魯特云。是唐城。然無碑誌可據。庚寅十二月。余與永餘齊觀察奉檄往勘。議增營壘於其地。往來循視。誠舊鎮之餘址。土中時露燐煤。蓋火攻所陷也。

古蹟微茫半莫求。龍沙輿記定難收。如何千尺青崖上。殘字分明認火州。

哈拉火卓石壁上有古火州字。不知何時所勒。

南山口對紫泥泉。即白楊河回鶻荒塍尙宛然。只恨秋風吹雪早。至今蔓艸霧蒼煙。

白楊河山口內有回部舊屯。基址尙存。約可百戶。然六七月往往降雪。僅可種青稞。故竟無墾種之者。城南風穴近山坳。一片濤聲萬木梢。相約春來牢蓋屋。夜深時捲數重茅。

相傳鄂倫拜星有風穴。每聞城外林木聲如波濤。不半日風至矣。動輒發屋。春月尤甚。庚寅一歲較少減。

驚廳相戒避三泉。人馬輕如一葉旋。記得移營千戌卒。阻風港汊似江船。

三个泉風力最猛。動輒飄失人馬。庚寅三月。西安兵移置伊犁。阻風三日不得行。

良田易得水難求。水到秋深却漫流。我欲開渠建官牐。人言沙堰不能收。

四五月需水之時。水多不至。秋月山雪消盡。水乃大來。余欲建牐蓄水。咸言沙堰淺溢。牐之水必橫溢。若深濬其渠。又田高於水。水不能上。余又欲濬渠建牐。而多造龍骨車引之入田。衆以爲庶幾未及議。而余已東還矣。

銀瓶隨意汲寒漿。鑿井家家近戶旁。只恨青春二三月。却攜素綆上河梁。

土性壁立。鑿井不圯。每工價一金。即得一井。故家家有之。然至春月。雖至深之井亦涸。多取汲於城外河中。

開畦不問種花辰。早晚參差各自新。還憶年前木司馬。手栽小畝四時春。

諸花皆早種。早開。晚種晚開。不分節候。木同知署歲除。尙有盆種江西臘。

秋禾春麥隴相連。綠到品河路幾千。三十四屯如繡錯。何勞轉粟上青天。

中營七屯。左營六屯。右營八屯。吉木薩五屯。瑪納斯四屯。庫爾喀拉烏素二屯。品河二屯。共屯兵五千。

七百人。一屯所穫多者逾十八石。少者亦十三四石云。

典制十首

金碧觚棱映翠嵐。崔嵬紫殿望東南。時時一曲昇平樂。膜拜聞呼萬歲三。

萬壽宮在城東南隅。遇聖節朝賀。張樂坐班。一如內地。其軍民商賈。亦往往在宮前演劇謝恩。邊氓片曝之忱。例所不禁。庫爾喀拉烏素亦同。

爐煙裊裊衆香焚。春草青袍兩面分。行到幔亭張樂地。虹橋錯認武夷君。部議兩廳建文武廟。因兵力未暇修舉。至今張幔以祀。

煙嵐遙對翠芙蓉。鄂博猶存舊日踪。縹緲靈山行不到。年年只拜虎頭峯。博克達山列在祀典。歲頒香帛致祭。山距城二百餘里。每年於城西虎頭峯額魯特舊立鄂博處修望。

祀之禮。鄂博者。累碎石爲叢以祀神。番人見之多下馬。

綠塍田鼠紫茸毛。搜粟真堪賦老饕。八蜡祠成踪跡絕。始知周禮重迎貓。舊有田鼠之患。自祠八蜡迄今。數歲不聞。

初開兩郡版圖新。百禮都依故事陳。只有東郊青鳥到。無人簫鼓賽芒神。百禮略如內地。惟未舉迎春之典。

藁砧不擬賦刀環。歲歲攜家出玉關。海燕雙栖春夢穩。何人重唱望夫山。

安西提督所屬四營之兵。皆攜家而來。其未及攜家者。得請費於官。爲之津送。歲歲有之。烽燧全消。大漠清。弓刀閒掛。只春耕。瓜期五載。如彈指。誰怯輪臺萬里行。

攜家之兵。謂之眷兵。眷兵需糧較多。又三營耕而四營食。恐糧不足。更於內地調兵屯種以濟之。謂之差兵。每五年更踐鹽菜餼糧皆加給。而內地之糧。家屬支請如故。故多樂往。

戍樓四面列高烽。半扼荒途半扼衝。惟有山南風雪後。許教移帳度殘冬。

卡倫四處以詰逋逃。一曰紅山嘴。一曰吉木薩。皆據要衝。一曰他奔拖羅海。一曰伊拉里克。皆僻徑也。其伊拉里克卡倫。十月後卽風狂雪阻。人不能行。戍卒亦難屯駐。許其移至紅山嘴以度殘冬。

戶籍題名五種分。雖然同住不同羣。就中多賴鄉三老。雀鼠時時與解紛。

烏魯木齊之民。凡五種。由內地募往耕種。及自塞外認墾者。謂之民戶。因行賈而認墾者。謂之商戶。由軍士子弟認墾者。謂之兵戶。原擬邊外爲民者。謂之安插戶。發往種地爲奴當差。年滿爲民者。謂之遣戶。各以戶頭鄉約統之。官衙有事。亦多問之戶頭鄉約。故充事役者。事權頗重。又有所謂園戶者。租官地以種瓜菜。每畝納銀一錢。時來時去。不在戶籍之數也。

綠野青疇界限明。農夫有畔不須爭。江都留得均田法。只有如今塞外行。每戶給官田三十畝。其四至則註籍於官。故從無越隴之爭。

一路青帘挂柳陰。西人總愛醉鄉深。誰知山郡纔如斗。酒債年年二萬金。西人嗜飲。每歲酒商東歸。率攜二三萬金去。

雕鏤窗櫺綵畫椽。覆檐却道土泥堅。春冰片片陶家瓦。不是劉青碧玉甌。

惟神祠以瓦爲之。餘皆作瓦屋形而覆以土。歲一圯之云。甌瓦皆雜沙礫。易于碎裂。

戊屯處處聚流人。百藝爭妍各自陳。攜得洋鐘纔似粟。也能檢點九層輪。

流人既多。百工略備。修理鐘表。至爲巧技。有方正者能爲之。

涼州會罷又甘州。簫鼓迎神日不休。只怪城東賽羅祖。累人五日不梳頭。

諸州商賈各立一會。更番賽神。剃工所奉曰羅祖。每賽會則剃工皆赴祠前四五日。不能執藝。雖呼之亦不敢來。

冉冉春雲出手邊。逢人開篋不論錢。火神一殿千金值。檀越誰知是水煙。

西人嗜水煙。遊手者多挈烟箱。執火筒。逢人與吸。不取其值。朔望乃登門獻貨。火神廟費計千餘金。乃

鬻水烟者所釀。則人衆可知矣。

客作登場打麥勞。左攜餚餌右松醪。僱錢斗價煩籌計。一笑山丹葵掾曹。

打麥必需客作。客作太多。則麥價至不能償工價。印房葵掾種麥。估值三十金。客作乃需三十五金。旁皇無策。余曰不如以五金遺之。省此一事。衆爲絕倒。

烏魯木齊雜詩

嫋嫋哀歌徹四鄰。瑟瑟畫鼓碎聲勻。雷桐那解西方病。只合椎羊夜賽神。  
有疾必禱。禱必以夜。唱歌擊鼓。聲徹城中。

婚嫁無憑但論贊。雄蜂雌蜚兩參差。春風多少盧郎怨。阿母錢多總不知。  
娶婦論財。多以逾壯之男。而聘娶亂之女者。土俗類然。未喻其說。

顛倒衣裳夜未闌。好花隨意借人看。西來若問風流地。黃土牆頭一丈竿。

凡立竿於戶內。皆女閭也。或曰以祀神耳。非有他故。無從究詰。莫得而明。  
茜紅衫子。購鷓鴣刀。駿馬朱纓。氣便豪。不是當年溫節使。至今誰解重青袍。  
土俗以卒伍爲正途。以千總把總爲甲族。自立學校。始解讀書。

家家小史素參紅。短笠輕衫似畫中。留得吟詩張翰住。鱸魚忘却憶江東。  
流人子弟。多就食城中。故小奴至衆。

半居城市半村間。陌上牽車日往還。贏得團圓對兒女。月明不唱念家山。  
烏魯木齊之民。有司皆不令出境。與巴里坤異。

糴糧翻翻數寸零。桔槔到手不曾停。論園彷彿如朱荔。三月商家已買青。  
二三月間。田苗已長。商家以錢給衆戶。俟熟收糧。謂之買青。

到處歌樓到處花。塞垣此地擅繁華。軍郵歲歲飛官牒。只爲遊人不憶家。

商民流寓。往往不歸。詢之。則曰。此地紅花。紅花者。土語繁華也。其父母乏養者。或呈請內地。移牒拘歸。乃官爲解送。歲恒不一其人。

藍帳青裘烏角簪。半操北語半南音。秋來多少流人婦。僑住城南小巷深。遺戶有妻者。秋成之後。多僑住舊城內外。開春耕作乃去。

鱗鱗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遺戶家。斜照衙山門早掩。晚風時裊一枝花。

昌吉頭屯及蘆草溝屯。皆爲民遺戶所居。

卷卷兵書有姓名。羽林子弟到邊城。心情不逐秦風變。絃索時時作北聲。

蒙古鑲藍旗。綽爾捫等一百九十一人。謫入民籍。入綠營充伍。土人目之曰藍旗。雖隸西籍。而飲食起居。皆迥與西人不同。

雞棚牛欄映草廬。人家各逐水田居。豆棚閒話如相過。曲港平橋半里餘。人居各逐所種之田。零星基布。雖近鄰亦相距半里許。

萬里攜家出塞行。男婚女嫁總邊城。多年無復還鄉夢。官府猶題舊里名。戶民入籍已久。然自某州來者。官府仍謂之某州戶。相稱亦然。

界畫棋枰綠幾層。一年一度換新墜。風流都似林和靖。擔糞從來謝不能。塞外之田更番換種。以息地力。從無糞田之說。

辛勤十指撝煙蕪。帶月何曾解荷鋤。怪底將軍求手鏟。吏人只道舊時無。田惟拔艸。不知鋤治。伊犁將軍。驟取手鏟。一時不知何物。轉於內地取之。

麗譙未用夜誰何。寒犬霜牙利似磨。只怪更深齊吠影。不容好夢到南柯。

人喜畜犬。家家有之。至暮夜多升屋而蹲。一犬吠則衆犬和。滿城響答。猶猶然徹夜不休。頗聒人睡。十里春晴雪作泥。不須分隴不須畦。珠璣信手紛紛落。一樣新秧出水齊。

布種時以手洒之。疎密了無定則。南插北耨。皆所不知也。

酒果新年對客陳。鵝黃寒具薦燒春。近來漸解中原味。浮盞牢丸一色勻。

新年客至。必陳鐵餌四器。佐以燒酒。比戶類然。近能以糯米作元夕粉糰。但比內地稍堅實。其他糕餅。亦略如京師之製。

燒殘綠蠟鬪臯盧。畫出龍眠賢已圖。老去杜陵猶博塞。陶公莫怪牧豬奴。

上俗嗜博。比戶皆然。

生愁蜂蝶鬧芳叢。但許桃花種水東。只有壇車經陌上。脂香粉氣偶春風。

庫爾喀拉烏素。三屯兵丁遺犯。皆孤身。恐狂且佚女。或懷事端。自瑪納斯河以西。不許存一婦女。

森嚴刁斗夜丁當。牆子深深小徑長。莫遣月明花影動。金丸時打野鴛鴦。

城中小巷。謂之牆子。夜設邏卒。以禁淫奔。謂之查牆子。諸屯則日暮以後。驅逐外來男子。謂之搜牆子。

赤繩隨意往來牽。頃刻能開並蒂蓮。管領春風無限事。莫嫌多剩賣花錢。

這戶男多而女少。爭委禽者多雀角鼠牙之訟。國同知立官媒二人司其事。非官媒所支配。不得私相嫁娶也。

半帶深青半帶黃。園蔬已老始登牀。可憐除却官廚宴。誰識春盤嫩甲香。  
鬻菜者謂之菜牀。瓜菜必極老之後。乃采以鬻。否則人嫌其嫩而不食。惟官種之園。乃有嘗新之事。此亦土俗之不可解者。

割盡黃雲五月初。喧闐滿市擁柴車。誰知十斛新收麥。纔換青蚨兩貫餘。

天下糧價之賤。無逾烏魯木齊者。每車載市斛二石。每石抵京斛二石五斗。價止一金。而一金又止折制錢七百元。故載麥盈車。不能得錢三貫。其昌吉特納格爾諸處。市斛一石。僅索銀七錢。尙往往不售。山城是處有絃歌。錦帙牙籤市上多。爲報當年鄭漁仲。儒書今過幹難河。

鄭樵七音略謂孔氏之書。不能過幹難河一步。初塞外無鬻書之肆。間有傳奇小說。皆西商雜他貨偶販。至自建置學額以後。遂有專鬻書籍者。

花信闌珊欲禁煙。晴雲駘宕暮春天。兒童新解中州戲。也趁東風放紙鳶。

塞外舊無風鳶之戲。近有藍旗兵士能作之。遂習以成俗。

芹香新染子衿青。處處多開問字亭。玉帳人閑金柝靜。衙官部曲亦橫經。

迪化寧邊景化阜康四城舊置書院四處自建設學額以來各屯多開鄉塾營伍亦建義學二處教兵之子弟絃歌相聞儼然中士。

襪襪新裁短後衣北人初見眼中稀松花慘綠玫瑰紫錯認紅妝出繡幃。

地本軍營故以長掛爲褰衣以短掛爲公服官民皆用常色惟商賈多以紫綠襪襪爲之。

閩海迢迢道路難西人誰識小龍團向來只說官茶暖消得山泉沁骨寒。

佳茗頗不易致土人惟飲附茶云此地水寒傷胃惟附茶性煖能解之附茶者商爲官製易馬之茶因而附運者也初煎之色如琥珀煎稍久則黑如礬。

峨峨高轂駕龍媒大賈多從北套來省却官程三十驛錢神能作五丁開。

大賈皆自歸化城來土人謂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賂賈古人所開自歸化至迪化僅兩月程但須攜鍋帳耳。

吐蕃部落久相親賣果時時到市闌恰似春深梁上燕自來自去不關人。

吐魯蕃久已內屬與土人無異往來貿易不復稽防。

敕勒陰山雪乍開韃汗隊隊過龍堆殷勤譯長稽名字不比尋常估客來。

蒙古商民別立蒙古鄉約統之稽防較密。